

『名角儿』

覃正波

向绪初

早年，武陵源区中湖乡的檀木岗阳戏曾风行一时，深得当地及周边百姓喜欢。其领头人是烽火组的向绪初，现已八十。近期登门拜访，老人从医院刚刚回家，精神不是很好，见我到来，很是高兴，忙起身递烟泡茶。一提起阳戏，老人情绪很高，他的一席话一下子就将我拉回童年时代。

向绪初是我奶奶的侄女婿，从小就喜欢唱戏，弱冠之年，就已将阳戏曲词唱腔谙熟于心。到了中年，他拉着一帮泥腿子戏迷组了个阳戏剧团，走的是野路子，与真正的大庸阳戏还是有距离。也许，他的剧团因为野，演法更加灵活，还融入了京剧唱腔，很受乡亲们喜爱。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一带，逢年过节，娶妻生子，都要请向绪初的阳戏剧团来热闹热闹。天一擦黑，一盏汽油灯高高悬挂在戏台上，文官武将、才子佳人，粉墨登场。事先，每个戏子在幕后为扮演角色面

对明镜自行化妆。红脸、白脸各有讲究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然后，随着锣鼓敲响，报幕人先报曲目。这些曲目中，经典之作《二龙山》、《木瓜寨娶亲》、《秦香莲》最受看客们欢迎。阳戏讲究九腔十三板。各戏子塑造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、丫鬟等艺术形象。乐器有围鼓、二胡、胡笳等。演员都是当地人，剧团里除了向绪初名头响亮外，覃七英、覃六英也都是当时剧团的台柱子。那时未通电，日子单调，阳戏自然是十里八村难得的文化享受。

既然向绪初是我表姑父，我也就是他家的常客了。童年的我时常央求他教戏，他看我像个学阳戏的料，就叫我先背台词，讲授演技，叫我入戏。在他看来，入戏至关重要。所谓入戏，要戏中有我，我中有戏，展现给观众的才真实。上小学一年级后，老表就不怎么热心教我了，怕耽误了我的学业。

尽管如此，学戏上瘾的我还是经常到他们演出的地方去，揣摩技艺，偶尔唱一出也深得阳戏之味。我最喜《二龙山》，劝人要善良，逆境知奋起，故事情节简洁明了，对白诙谐通俗，唱腔极富感染力。这是真正的民间艺术，艺人与观众近在咫尺，剧中对白、唱调均采用本地方言，不识字的庄稼人都能听得懂。阳戏，是看者容易学者难，台上一出戏，台下十年功。

往事连连，仿佛就在昨天。向绪初老人的记性似乎更胜年轻人。说到当年教我唱戏，他也不无遗憾：我知道你那时是学个阳戏的料，也很想用心教你，但靠阳戏生存是很困难的。他点了一支烟，又说，幸好你没入行，你看阳戏现在已不实用了，靠它吃饭，不饿死才怪。

除阳戏外，向绪初还精通花灯。每到年关，他就带着剧团演员串家到户讨个喜钱。百姓乐于恩施。他的到来，对于居家来说是喜庆，再说，他是檀木岗阳戏的掌门人，看过他戏的人莫不称赞其技艺精湛。这花灯，是不会淘汰的，年年都会派上用场。向绪初遗憾的对我说，现在老了，这花灯是串不动了，喜钱是讨不得了，不中用了。我说，老了，有儿女赡养。他点点头，继续说，不过乡里的红白喜事场场都在，打围鼓，吹唢呐，一年下来也有万把块，不生病，还用不完。

我们继续聊着阳戏。他又带我到他的内屋观赏阳戏道具服饰。看到这些熟悉的物件，一种温暖的记忆穿过时光的隧道呼啸而来。他情不自禁地脱下外衣穿上戏装，嘴上念念有词，然后是唱调。当年的名角儿，如今虽已髫髻之年，唱腔依旧圆正。他仿佛忘了我的存在，兀自沉迷在《二龙山》戏中，如歌如泣。突然，他放下手中的长矛，迈着沉稳的步伐，高呼：如今太平盛世，哪有逃难之人？！

怀想单车上的日子

叶志勇

早上出门，我拿出车钥匙去开自行车，发现只有那粗大的车锁孤独地躺在地上。我的大脑一瞬间一片空白，但我马上就明白，我的自行车被偷了。

是谁偷的呢？已经不重要了，反正有君子看上了我那车，或者是刚从网吧里出来，或者是不经意间路过，或者是早就盯上了，他娴熟地弄开了我那把粗大的车锁，悄无声息地扛走了我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那辆为了防贼惦记而故意从不擦拭的自行车。

好吧，我步行上班。寂静的大街空无一人，我在偌大的时空里行走，听不见喧嚣的城市噪音，看不见如麻的车水马龙。这个清晨我步行上班，我闻着清新的空气，欣赏着路旁的绿草青树，我发现城市也有它可人的一面。

但我仍想起那辆青色的自行车，它载着我穿行在这个城市已有好多年了，就像是我的两条腿，它让我从一个起点到一个终点，又把终点当成起点，向另一个终点进发。我轻轻地锁上它，就一身轻松地做事去了。我觉得它与我就是一对好朋友，彼此信任，肝胆相照。它默默地载着我，我也从不嫌弃它，在任何场合我都与它在一起。这车虽旧，但它忠诚地呆在我身边。平民，低调，亲切，又优雅。

转过拐角，有学生骑车匆匆上班。我又想起另一辆丢失的蓝底白花的自行车。那是爱人刚工作时买的，她一个人骑得飘逸灵气，后来就加上了一个我。在乡村的小路上

听着风吹着唢呐，看夕阳染红了山峰。那辆有着温馨色彩的自行车就这样一路载着我们进了城市。进了城的我们仍然喜欢在周末骑着自行车去郊外看山听湖，在一片天籁声中与山水交融。在繁忙的城市道路上，那辆自行车让我们心情得以放松，在身体的运动中我们欣赏着多彩的风景。

当我们与它感情日笃的时候，一夜之间它消逝得无影无踪。我们的心空荡荡的，六神无主。它并不是很值钱，但它又是那么不可或缺。在城市生活中，它可以温暖你寂寞的心，让你觉得你与它一路同行，不孤单，不冷清。如果有凉风袭来，有暖阳罩来，这样的风驰电掣真是妙不可言。因此，在丢失两辆自行车后，我固执地认为，我失去的不是车，而是对乡村生活的一种记忆，是平淡生活的渐渐流逝。

现在，我选择了步行，选择了骑城市公共自行车。我如此低碳地生活着，享受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和时时溢出的快乐心情。我不再对丢失的自行车耿耿于怀牵肠挂肚，这不是我见异思迁，而是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我对它们的敬意。它们创造了低调清新的生活，温馨了平淡枯燥的生活。它们给予我们的，我相信我们也能创造。

是为此文，怀念我那些丢失的自行车，以及那些骑自行车的日子，无忧无虑，心无羁绊，心怀山水。

世界的孩子

王力黑

我想画一幅画，
以父亲的名义。
我想在画中看到你们的脸，苹果树下
酣睡的孩子。

我要在太阳光中取下些
色彩斑斓的线条，
我要把自己的血液当作染料，
我要把自己的胸膛当作画布。

我要在一滴露水中找到我的灵魂，
我要向迁徙的候鸟取回我的名字。

我要在街头找到你们，带你们回家；
我要在废墟、硝烟、瘟疫、饥饿里
清点好你们的骨骸，
我要在哭喊里聆听你们给世界的教诲。

阳光灼焦我的胸膛，寒风撩乱我的头发。
我要像走向河流一样走向云端，
我要在高空看见低处的阴影。

我要找到你们，包括
你们的灵魂。
我的眼里流泻出火焰的泪珠，
我的心窝埋着一颗羞愧的心。

世界远去了，而
你们近了。

在我身旁，在苹果树下
在我的胸膛里，在我的苦难、富足、荣耀、耻辱里。

在我白色、寂静的，为生命而绽放的花朵里，
你们来了，因而我变得异常遥远